

第一世子妃

文红篇

偏方方 著

我从不惧时光的残酷，
也不惧命运的坎坷，
不是因为我是多么强大，
只是因为你在我的身边……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一世子妃

終結篇

偏方方 著

DIYI SHIZIFE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世子妃：终结篇：全3册 / 偏方方著.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077-5
I. ①第… II. ①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0841号

书 名	第一世子妃·终结篇
作 者	偏方方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 题 策 划	孙红彦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孙红彦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660千字
印 张	48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077-5
定 价	79.80元（全3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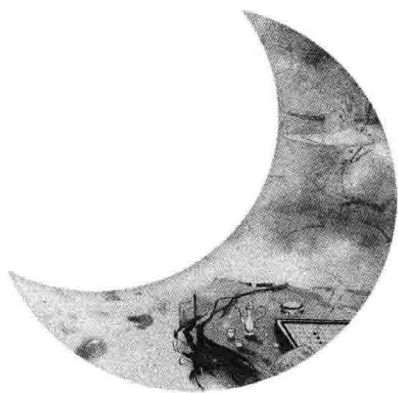
目录【上】 CONTENTS

- 第一章 天降喜讯 /1
- 第二章 太爷驾到 /27
- 第三章 王府命运 /55
- 第四章 蠢蠢欲动 /73
- 第五章 一箭双雕 /97
- 第六章 巧拿元凶 /123
- 第七章 夫妻交心 /151
- 第八章 神秘来客 /175
- 第九章 龙凤之喜 /195
- 第十章 严惩婢娘 /212
- 第十一章 意外发现 /230

第一世 世子妃

終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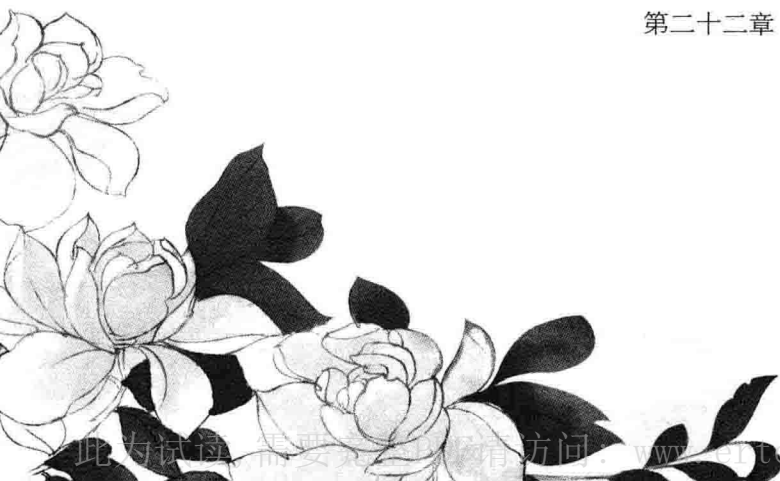


第一世子妃

文王篇

目录【中】 CONTENTS

- 第十二章 早产真相 /251
- 第十三章 上官败露 /276
- 第十四章 惊世天才 /300
- 第十五章 激烈商战 /319
- 第十六章 指鹿为马 /342
- 第十七章 王妃有喜 /366
- 第十八章 智斗表姑 /389
- 第十九章 东窗事发 /415
- 第二十章 两府联姻 /441
- 第二十一章 母子相遇 /462
- 第二十二章 过往真相 /481





第一世 子妃

終結篇

目录【下】 CONTENTS

第二十三章	杀鸡儆猴 /505
第二十四章	姐儿遇险 /523
第二十五章	谋朝篡位 /550
第二十六章	智斗妖妃 /580
第二十七章	温馨一家 /598
第二十八章	仁皇陨落 /616
第二十九章	骨肉生离 /636
第三十章	命运轮盘 /659
番外一	母慈子孝 /682
番外二	情海沉浮 /705
番外三	缘之所起 /722
后记	/755



第一章 天降喜讯

自从有了小厨房，水玲珑的生活品质直线上升。瞧这一桌子琳琅满目的美食，四荤四素，十六色什锦拼盘，羊乳、牛乳各一杯，连面条都有三种口味，谁能相信这些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早餐？水玲珑拿起筷子摇了摇头，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王府的日子太奢侈了！

水玲珑胃口不佳，随意吃了几筷子凉拌木耳、辣炒土豆丝和小半碗面便没了食欲，又强忍着喝了一口牛乳，用舌尖舔去唇边的奶沫，说道：“你们端下去吃吧。”

钟妈妈和枝繁开始撤桌，二人交换了好几个眼色，还是钟妈妈开口道：“怎么不多吃些？”

水玲珑按了按有些晕乎的脑袋，有气无力道：“没睡好，不怎么想吃。”

钟妈妈和枝繁暗暗一叹，没睡好是真，想世子爷也不假。钟妈妈并不知晓郭焱和水玲珑闹出来的小插曲，所以对世子爷突然不顾家的举动表示非常气愤。婚前把大小姐当个宝，成亲没多久就学着别的官老爷四处应酬冷落妻子，照她看，世子爷八成是在外养了个小的！

这么一想，钟妈妈可替水玲珑委屈了，早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初为何不顺应老爷的意思，让小姐嫁给太子呢？起码将来还能做皇后。钟妈妈悔得肠子都青了。

枝繁端着菜到了丫鬟们进食的偏房，大伙儿纷纷站起身给她让位，看她的目光别提有多亲热。若是柳绿在这儿，肯定会好好地奚落她们一番，叫她们仗着自己是王府的丫鬟就不给尚书府的人好脸色看，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她们几个使绊子。睁大眼睛看清楚，到底谁才是王府的主母！枝繁目光一扫，很随和地笑了笑，“都坐吧，赶紧吃完了好干活。”

阿四、阿季喜滋滋地坐下。王妃毒害王爷的内幕她们并不知晓，听到的消息是王妃冒犯了老太君，结果被老太君逐出家门。但不管怎样，王妃走了，世子妃就是



王府当仁不让的女主人，作为世子妃的陪房，她们拥有无与伦比的荣耀。

白菊谄媚一笑，亲自给枝繁布了筷子又盛汤，“枝繁姐姐先吃。”

论年龄，貌似白菊比自己大一岁吧。枝繁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勺子汤，算是承了她这声“姐姐”。

白菊悄然噓了口气，开始为枝繁布菜。白梅撇了撇嘴。

用完膳，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白菊和白梅拿着床单走到水房清洗，二人把床单放入木盆中，白菊拎了冷水往里倒，白梅坐在小凳子上，拿起皂角抹了开始揉搓。水很冷，她的手冻得通红。

白菊也坐下，陪她一道清洗。她看着面无表情的白梅，想起在偏房时她不冷不热的态度，心中疑惑，遂问：“白梅啊，今时不同往日，你可不能看不清府里的形势。枝繁是世子妃身边最得力的丫鬟，咱们以往在红珠的挑唆下没少为难她，现在得想法子和她处好关系。”

白梅不以为然地讥笑一声，“府里的形势？我就是看清了所以才懒得巴结枝繁！”

“啊？什么意思？”白菊诧异地问道。

白梅不屑嗤道：“王妃出府的内幕咱们就不谈了，那些秘辛呀，都不是我们这种不受宠的丫鬟能够知晓的。通过这件事我总算看出来了，在府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二十年的王妃都能被赶出府，一个过门不足半年的世子妃又能撑起多大一片天？王府的女人能走一个，就能走两个。主母今儿是她，明天或许又是另外一个她。真正屹立不倒的呀，只有府里的男人！”

白菊目瞪口呆，却不可否认。王妃与王爷夫妻二十余年，老太君一句话就将她赶了出去，其余女人，谁金贵得过曾经的王妃？

白菊低下头，白白的手被冷水泡得发痛，“世子爷对咱们世子妃是不一样的。”

白梅冷笑，“有什么不一样？原先我们都挺羡慕王妃找了个一心一意的夫君，但你看柳绿那贱蹄子又是怎么爬上王爷的床的？世子妃刚过门，世子爷有新鲜感，什么都依着她，等新鲜劲儿一过，一房一房的小妾、姨娘就轮番抬进院子咯！”

白菊停下了搓衣服的动作，“上回碧珠蓄意勾引世子爷，世子爷二话不说将她发配了，我还是觉得世子爷对世子妃是真心的。”

“那时是真心的，现在嘛……”白梅顿了顿，诡异地笑了，“昨晚世子妃在小厨房忙活了大半个时辰，你知道吗？”

白菊摇头，“不知道。”

白梅用手指蘸了冷水，掸了白菊满脸，白菊冷得脖子一缩，白梅笑意更盛，“前

儿世子爷睡书房，昨儿世子妃就亲自下厨，结果……世子爷根本没准点回来。依我看，世子爷八成是腻烦世子妃了，世子妃正努力挽回丈夫的心呢。大婚不到半年，这就出现感情危机。你倒是说说，府里的女人靠不靠得住？”

“这……”白菊陷入了沉思。

白梅冷眼一睨，若有所思道：“而且我告诉你，这事压根儿没完！皇帝赐的女人，是诸葛家想赶就能赶的？”

水玲珑披上斗篷去了主院，今天总算是看见诸葛姝了。诸葛姝穿一件白色兔毛小裘服夹袄，一条豆绿色撒花烟罗裙，腰间挂着翡翠串珠，满头青丝绾成双螺髻，簪了两对碧玉花钿，额前坠着一条金灿灿的华胜，将她娇小可人的模样衬出了几分贵气。

“这穗子挺好看的，姝儿是从哪里买来的？”乔慧温婉地问着情绪不怎么高的诸葛姝。

诸葛姝撇了撇嘴，“董佳小姐亲手做的，她的手可巧了，会编老多东西，我和二哥都挺喜欢。嫂嫂，你会不会？”讲到最后，她眨巴着大眼睛，分外纯真。

乔慧的神色一僵，笑得不尽自然了，“我……我不会。”

甄氏狠瞪女儿一眼，关了她这么些天，她还是不长记性，一出来就挤对乔慧。甄氏看向略显尴尬的乔慧，打了个圆场，“不会没关系，这种东西大街上多的是，何必自个儿动手？”

乔慧冲婆婆感激地笑了笑。

诸葛姝自讨没趣，话锋一转，“大伯好些了吗？怎么还没醒？”

老太君哽咽道：“大夫说快醒了。”

水玲珑进屋，给老太君和甄氏见了礼，诸葛姝和乔慧起身朝她行了礼，她微笑颌首，随即问老太君：“奶奶，父王可好些了？”

老太君吸了吸鼻子，好不容易止住的泪又冒了出来，“说是没生命危险了，却不知怎么还没醒。”

水玲珑在老太君身边坐下，抬手拭了她的泪，柔声宽慰道：“既然脱离生命危险了，奶奶就安心等父王醒来。”

老太君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对了，有件事和你商量。”

水玲珑的余光一扫，就看见甄氏的嘴角翘了翘，水玲珑收回目光，浅笑着道：“奶奶请说。”



老太君又是一叹，缓缓地道：“王爷卧病在床，府里的重担全都落在了钰儿肩上，咱们不说帮他什么忙，但也不能让他有后顾之忧。我年纪大了，除了吃吃糖、打打牌，什么也做不了。我昨日与你大姐商议了一下，宅子里的事儿总得有人打理，你认为呢？”

水玲珑乖巧地点头，“奶奶说得对。”

老太君不是那种拐弯抹角的人，她见水玲珑态度坦诚，便直言了心底的打算，“钰儿已经二十了，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孩子都该有好几个了。你的当务之急是和钰儿生几个大胖小子，府里的中馈暂时交由你二婶打理，你看如何？”

水玲珑终于明白诸葛汐昨天临走时为何讲了那样的话——

“天气暖和了些了，我们多走走动动，怀孕的事你不必心急，有时身子无碍，压力大了也不易受孕。父王那儿你多多尽孝，府里的中馈我与奶奶商议了，奶奶会安排好。有些事无须急于一时，等钰儿世袭了爵位，主母只能是你。”

甄氏抿唇偷笑，她太了解老太君的性格了。老太君想抱重孙想疯了，又怎么舍得让玲珑去操心府里的琐事？哎呀呀，掌王府的家，传出去多有面子！

乔慧则完全惊呆了。昨晚婆婆与她说二房的好日子要来了，她还没反应过来，而今一看，婆婆竟是一早料到自己会接管王府的中馈，可大嫂会答应吗？

水玲珑将鬓角的秀发拢到耳后，对甄氏温和一笑，“我没意见，有劳二婶了。”

甄氏笑道：“能为王府出力，我待着也心安理得些。”

这话受用，起码认清了自己的立场。水玲珑笑意更盛，思虑片刻，又道：“冷家那边……怎么说？”

“哼！”老太君撇起了嘴，“他们能怎么说？不怕丢脸尽管闹，便是闹到皇后娘娘跟前，我也还是这句话，我们诸葛家不要这种毒妇进门！”

因为是皇帝赐的婚，冷幽茹休不得也杀不得，赶出府是极限了。老太君的态度非常明显，宁可拼着忤逆皇家的风险，也绝不接纳冷幽茹进门。诸葛家护短，哪怕赔上一条命，也不许谁伤害自己的骨肉。势利如甄氏，也没舍得“卖”了诸葛姝给安郡王铺路，单就这一点看，水玲珑还是觉得嫁入王府是个正确的选择。

只是想起诸葛钰，水玲珑暗暗一叹，与大家闲聊几句便回了墨荷院。

她前脚刚进门，后脚枝繁就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回来了，笑容满面，很是高兴。

水玲珑在贵妃榻上坐好，拿起昨晚没做完的鞋，继续穿针引线，看了看笑得几乎不见眼睛的枝繁，问道：“什么事这么高兴？”

枝繁将手放在炭盆上烤了一会儿，笑嘻嘻地道：“王妃天没亮就去找了王爷。”

水玲珑挑了挑眉，“然后？”肯定没见着，见着了枝繁不会这么幸灾乐祸。

枝繁笑得前俯后仰，“然后被柳绿给堵在门口了！柳绿这回大难不死，主院的人越发忌惮她，她的话比余伯的还管用。她只讲了一句‘关门’，婆子们就砰的一声将王妃给关在了门外！哈哈……没想到柳绿也有这么威风的一天，真解气！”

水玲珑淡淡一笑，“像她会做的事。”柳绿这人，典型拜高踩低的性子，又有点儿记仇。当初自己不过是没有告诉她水敏玉是个断袖，她就咯硬了那么久，而王妃害得她差点儿尸骨无存，她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夜间，诸葛钰仍没准点回来，水玲珑像昨晚那样歪在贵妃榻上做鞋，做完了之后将鞋子摆在床前的踏板上，又拿出衣料裁好，打算给诸葛钰做冬衣。京城的天冷较为持久，大约三月才稍稍回暖，虽说上朝有专门的朝服，但休沐或应酬所穿的衣衫必不可少。

诸葛钰偏爱墨色的衣料，水玲珑却觉得太深沉了不好，给他选的是月牙白浅竹纹蜀锦，人长得俊，穿什么都好看。凝思时淡雅似月华流光，霸道起来又凶猛若怒海惊涛，不容怀疑的是，他即便臭着一张脸也是迷死人的模样。水玲珑想着想着便笑了起来。

这一晚，水玲珑困极了，仍歪在榻上睡了过去，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又换了亵衣睡在床上，而她低头看踏板，新做的鞋子不见了！

是夜，她还是睡在贵妃榻上，临睡前把新做完的锦服洗好，烘干了挂进柜子里。不出意外的是，第三天睁眼又和前两次一模一样：人在床上，衣服换了，鞋袜脱了，柜子里的锦服……不见了！

水玲珑又好气又好笑！偏她总想等到他，当面与他说开，可每次都困得不行，而且一睡雷打不醒，她几时变得这样贪睡了？

诸葛流云终于在十二号的早晨醒了过来，水玲珑等人即刻去主院探望。他精神不佳，众人只在床前给他请了安便被老太君给领了出来。水玲珑从枝繁口里得知诸葛钰坚决不原谅冷幽茹的态度，却不清楚诸葛流云心里是否也这般坚定。毕竟夫妻和养母子的感情是不同的，以诸葛流云这么多年以来对冷幽茹的包容，难保他心中没有一丝恻隐或怜悯。

当然这些问题暂时轮不到水玲珑操心，老太君下了死命令，诸葛流云越不过一个“孝”字。水玲珑真正担心的是帝后的态度，皇帝赐的媳妇儿，诸葛家说赶就赶了，皇帝作何感想？

“大小姐，皇后娘娘传召您入宫。”水玲珑正捧着话本出神，枝繁打了帘子进来，



轻声禀报。

果然是来了！水玲珑放下话本，问道：“就我一个吗？”会否太过明显了？

枝繁答道：“同去的还有三姑奶奶，说是入宫闲聊。”

还知道拿水玲珑做幌子。水玲珑伸了个懒腰，又打了个哈欠，叹道：“更衣。”

纷纷扬扬下了数日大雪，天空总算放晴，金灿灿的日晖照着斗拱飞檐、琉璃朱瓦，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辉，与蓝天交相辉映，令人赏心悦目。

“世子妃，雪水化开了，路滑，您当心。”章公公扯着尖细的嗓音，笑容满面地道。

水玲珑眨了眨眼，眸子里有意味深长的波光一闪而过，她轻笑着道：“多谢公公，我一定会小心的。”

章公公暗暗赞赏，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轻松。作为奴才，私底下议论主子的是非着实不该，他回回点到为止，世子妃从不刨根问底，省了他不少事儿。

未央宫的柏翠阁内，水玲珑已经到了，正坐在右侧的雕花官帽椅上与皇后谈笑风生。皇后穿一件明黄色百鸟朝凤宫装，墨发绾成十分华丽的飞仙髻，簪一支九尾凤钗，并若干赤金镶红宝石圆花钿，无名指和小指上戴着尖尖的镶小水钻金护甲，端的是珠光宝气、雍容华贵。她的手时不时摸着脖子上白玉做的佛珠，很爱不释手的样子。

“这回赈灾你表现不错，四品诰命夫人的头衔虽然低了些，但凡事总有个过程，你和江总督来日方长，不怕没有往上提的机会。”皇后和颜悦色地道。

能混个诰命夫人当当已经是水玲珑做梦都没想到的荣耀，但人心不足蛇吞象，想到做了正二品世子妃的水玲珑，水玲珑又觉得自己的品阶着实太低了些。水玲珑温柔一笑，“能为总督大人分忧解劳是我的荣幸，其他的我不敢奢望。”

这时，章公公领着水玲珑走入了温暖如春的柏翠阁。水玲珑恭敬地行了一礼，双手呈上一对黄玉貔貅，“娘娘万福！”

皇后摸了摸脖子上的佛珠，命章公公接过礼物，又派了个红包给水玲珑，这才和蔼地说道：“平身，赐座。”

“谢娘娘。”水玲珑再次一福，水玲珑起身行礼问安，脸上漾开亲热的笑意，“大姐。”眼睛却看向了水玲珑手里的荷包。

水玲珑点头坐下。小宫女奉上一杯茶，水玲珑双手接过，却是没喝，最近她不喜苦涩的味道。她看向皇后不停在摸的佛珠，笑道：“这佛珠真是精致。”

皇后的脸上就露出愉悦的神色来，“是三公主送的年礼，万岁爷和我一人一串，

听说是请普陀寺的高僧开了光的。”

水玲珑差点儿笑出声，真会粉饰太平。三公主明明离寺出走，皇后却弄了两串佛珠彰显三公主的功德。所以说，有个厉害的娘很重要，这种情况若发生在别的公主身上，结局便不会如此乐观了。

水玲语的睫毛颤出了一个不规律的节奏，唉，她其实也想称赞来着，却恐唐突了皇后，真后悔胆子没能大些。

皇后又笑道：“天寒地冻的，我姑姑染了风寒，王妃回冷家侍疾，老太君没什么意见吧？”

冷幽茹一事，老太君给府里的下人下了令，不许泄露半个字，但没对外宣布缘由，这个借口应当是冷家想出来的。皇后的父亲姚晟与冷幽茹的母亲姚馨予是亲兄妹，皇后可不正是冷幽茹的表姐？水玲珑不信皇后不晓得内幕，如此问，大抵是在试探诸葛家的态度了。

水玲珑放下茶杯，温和地道：“回娘娘的话，老太君说该是怎样就怎样。”

皇后捏着佛珠的手指顿了顿，另有所指地道：“老太君是很开明的，表妹常在我跟前夸老太君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好婆婆，能承欢老太君膝下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这回，直接改口叫“表妹”。

水玲珑只觉一股强大的威压扑面而来，她下意识地想在气场上赢过对方。这是一种高居凤位多年练就的条件反射的心态，后宫是她的，所有女人都必须臣服于她，谁和她叫板，谁与她作对，谁不将她放在眼里，统统都是她的眼中钉。姚皇后又如何？当初还不是跪在她脚边求她放过年少的七皇子？前世的手下败将，这辈子竟敢赤裸裸地向她示威，找死！

然而，心魔只浮现了一瞬，她便忆起今非昔比，自己不是荀枫的刽子手，而是诸葛钰的妻子，皇后也并非仇敌，勉强能称作同盟，毕竟她们有着共同的对手——荀枫。将思绪一点一点塞回灵魂深处，水玲珑的嘴角微微扬起，“是啊，身在福中得惜福，母妃教会了我这个道理。”

皇后清冷的目光一扫，道：“难得你们入宫一趟，待会儿去看看珍嫔吧。本宫记得珍嫔喜欢典藏绣品，正好尚宫局新出了一批不同花色的湘绣丝帕，江夫人替本宫给珍嫔娘娘挑选一番吧。”

墨菊十分配合地行至水玲语身边，笑呵呵地道：“江夫人，请！”

水玲语神色复杂地看了看满脸笑容的皇后，又看了看不动声色的水玲珑，便离开了柏翠阁。小宫女和小太监也鱼贯而出，偌大的房间只剩这一对强势的女人和章公公。





皇后的笑容渐渐淡了下来，眉宇间也浮现出一丝恣意，“太子常夸水小姐天资聪颖、心性高洁，绝非寻常女子可比，也不知水小姐自我评价如何？”

水玲珑想了想，从容淡定地道：“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太子殿下德厚流光，多以包容的眼光看人，臣妇却是不敢以聪颖高洁自居的。”

“能公然质疑婆婆，你的胆子小不到哪儿去。”皇后淡然一笑，眸色幽深，似望不见底的黑潭，徐徐反射着幽冷的光。

章公公暗惊，皇后向来喜怒不形于色，能三言两语把皇后逼出这种眼神的，世子妃是头一个。

水玲珑垂眸不语，这事儿就是比谁态度更硬，反正皇后除了言辞上的恩威并施，不敢真拿她怎么样。

皇后的嘴角抽了抽，又道：“你是个明白人，本宫便与你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事件真假，本宫暂且相信老太君的定夺，但冷家贵为大周第一家族，得罪冷家会为镇北王府带来什么，你得掂量掂量。”

水玲珑继续沉默，皇后就想抽她。好歹给句话呀，弄得她像个二傻似的唱独角戏。皇后道：“再者，喀什庆与冷家的联姻意义非凡，一个弄不好，轻则双方成为大周的笑柄；重则双方大动干戈，影响当今时局。这些利害关系，你作为镇北王府未来的主母，应当仔细想明白才对。本宫很欣赏你的为人，有意与你多多往来，你可不要辜负了本宫的一片苦心。”

水玲珑这回出声了，“嗯，多谢。”再没了下文！

皇后几乎要岔过气去。这油盐不进的本事到底是和谁学的？自己好歹是一国皇后，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她不晓得顺坡下驴，卖一国之母一份人情吗？

水玲珑是这么看的，让皇后欠她人情很好，非常好，好到令人欢欣鼓舞，遥远的未来她若有个三病两灾的，皇后都能替她一一解除。问题是，今儿她能昧着良心卖家，他日就能丧心病狂卖国，节操这东西，一会儿也丢不得。所以，她坚决不上皇后的贼船。

最终还是皇后败下阵来，“行了，去看你四妹吧！”

水玲珑起身行了一礼，“是，臣妇告退。”

刚要转身，小宫女在门外禀报：“德妃娘娘求见！”

皇后几乎想也没想便冷声道：“本宫乏了，今日不再会客！章和，送世子妃去千禧宫。”

水玲珑挑了挑眉，德妃是皇后的心腹，二人关系一直亲密，皇后怎么会露出这

种难以压制的冷意？皇后到底是因为气她而迁怒于德妃，还是……真的恼了德妃？

章公公送了水玲珑和门口的水玲语去千禧宫。章公公一走，水玲语就拉着水玲珑的手，神秘兮兮地道：“大姐，皇后娘娘刚刚是不是支开我好和你谈事的？”

水玲珑道：“嗯。”

水玲语美眸一转，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事？”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水玲珑瞪了她一眼，想起她把老夫人气成那样，又妄图拉她做挡箭牌，水玲珑就没什么好脸色给她。

水玲语碰了钉子，心有不甘却也只能不咸不淡地道：“你能耐，是王府的世子妃，我只是个官员的诰命夫人。”

这话怎么听怎么有股酸溜溜中带了炫耀的意味。的确，水玲珑的诰命是王府给的，她的诰命却是自己挣的，她觉得自己的腰杆子挺得比较直。

水玲珑就笑了，“知道你还叽叽歪歪，又不是树上的麻雀！”

水玲语蹙眉道：“你就可劲儿欺负我，待会儿四妹欺负你，我绝不帮忙！”

水玲珑不理她，径自跨进了千禧宫。二人先去主殿拜见了大公主的生母——如今又晋了位分的吉昭仪，送上见面礼，才去往水玲月的月华殿。

二人刚绕过回廊，再穿过一个小花园便要进入月华殿时，在门口碰见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梁贵人，看她神色匆匆的样子，似乎要出去。好巧不巧的是，水玲月的贴身丫鬟司喜不小心撞到了她。也不能说撞，因为司喜及时刹住脚跪在了一旁，只碰到了一片袖子而已，但梁贵人抬手便一巴掌扇了过去，“瞎了你的狗眼！当皇宫是什么地方？菜市场吗？烂泥扶不上墙！”

梁贵人冷冷一哼，迈步从对面的小路走出了千禧宫。水玲语诧异地张大了嘴，刚刚那位想必是梁贵人了，她想不通，凭梁贵人的身份，怎么敢掌掴珍嫔的侍女？

司喜一抬头，看见两位姑奶奶站在小花园尽头，脸色一白，福下身去，“奴婢给大姑奶奶和三姑奶奶请安！”

二人走向司喜，水玲珑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她，正色道：“梁贵人一直这样嚣张？”对梁贵人的记忆还停留在去年春季她入宫探望水沉香的时候，那时她就觉得梁贵人颇为倨傲，却没料到对方做到以下犯上的程度。

司喜低垂着眉眼，支支吾吾道：“也不是……一直。”

这么说，是最近开始的，且有几天了。水玲珑缓缓地眨了眨眼，“为何不禀报昭仪娘娘，请她主持公道？”



司喜的眼眶红了，“昭仪娘娘虽是千禧宫的主位娘娘，可在风起云涌的皇宫……根本不够看的！”

在皇宫不够看？如此，梁贵人是找了一座坚实有力的靠山，所以有恃无恐了。水玲珑第一个想到的是贵妃，除了贵妃，能凭着位分在宫里横行霸道的，还能有谁？可后宫的生存法则又告诉水玲珑，位分这玩意儿也不是特别靠谱，水玲月莫不是……

带着疑惑，水玲珑和水玲语进入了水玲月的内殿，水玲月端坐于主位上，穿一件华丽挑金线镶珍珠紫色宫装，头上梳着超于这个年龄的成熟发髻，簪紫罗兰金步摇一对，梅花金钗三支，并若干小巧别致的珠花。她皓腕上戴了四只镏金镯子，与项上同色璎珞相配，十足的富贵逼人。水玲语眼底闪过一丝浓浓的惊艳，水玲月捕捉到了她的神色，心满意足地笑了笑，再看水玲珑，却笑不出来了。

水玲珑打量水玲月的目光犹如打量一个被人玩腻了随意抛在一旁的小木偶，淡淡讥诮，当一个人必须通过华丽的衣着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地位时，她已经没有这两样东西了。

“珍嫔娘娘吉祥。”二人给水玲月见了礼，水玲月给水玲珑回了半礼，睨了一眼脸颊红肿的司喜，尴尬地呵斥道：“你是不是又冒冒失失冲撞谁了？我早告诫过你，皇宫不是尚书府，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偏你一而再再而三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事儿没办多少，祸倒是惹了一堆！我与昭仪娘娘、梁贵人说了，日后我殿里谁犯错，都给我往死里打！你今儿挨的惩罚算轻了，退下面壁思过去！”言罢，又转头看向水玲珑和水玲语，粉饰太平地笑道：“今儿是自家姐妹聚会，大姐和三妹莫与我客气，快坐。”

水玲语几乎以为自己认错人了，那个只对水玲溪低声下气却把她们呼来喝去的贵妾之女……真的是眼前这名温婉知礼的宫妃？

水玲语越来越难掩毛躁，水玲月却一日日收敛了性情，由此可见，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致命的。水玲珑清冷的眸光一扫，含笑问道：“四妹，十二皇子呢？”

“皇上，您看，十二笑得多欢啊！”承德宫内，德妃抱着将近半岁的十二皇子坐在皇帝腿上，妩媚地笑问。

皇帝一手搂着德妃的肩，一手捏了捏十二皇子粉嫩的脸蛋，也笑，“是啊，笑起来和我们的十一一样可爱。”

十一皇子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先亲了弟弟一口，才扬起稚嫩的笑脸道：“父

皇是在夸儿臣，还是在夸十二弟？”

皇帝哈哈笑出了声，“父皇在夸你们两个！”

“那……到底是儿臣可爱，还是十二弟可爱？”十一皇子十分认真地问。

德妃的脸色微微一变，生怕皇帝怀疑这话是她教的，实际上，她真没教过。

但皇帝心情极好，他摸了摸十一皇子的额头，笑道：“十一最可爱！背书比你十哥和九哥厉害，父皇就爱勤奋的孩子！”

十一皇子就抱着皇帝的脖子在他脸上狠狠地啵了一个，又惹来皇帝一阵哈哈大笑。

“十一真的喜欢他弟弟呢，可是臣妾总是把珍嫔的孩子要到承德宫陪十一，是否太自私了？”德妃笑着看向了皇帝，皇帝就道：“十一太孤单了，有个弟弟陪他挺好，对十二也好。而且十二与你投缘，你抱他，他不哭。”

“皇上，德妃娘娘，梁贵人求见。”小安子在门口轻声禀报道。

皇帝的笑容一收，不大愉悦了。

德妃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仍温柔地道：“是我疏忽了呢，我素闻梁妹妹练得一手好字，本想请她教十一练字的，没想到……”说完低下头，含羞带怯地一笑。

“没想到朕来看你了？”皇帝戏谑地问。

德妃看着怀中吐着奶泡泡的十二皇子，羞涩地小声道：“皇上，您一连来了七日，臣妾像做梦一样，今日便不敢奢望了。”

这种荣宠，与当初的玉妃有一比了。

皇帝说道：“让梁贵人进来陪十一练字，你和朕带十二去花房转转。”

“如此甚好。”德妃凑近皇帝，趁着十一皇子不注意，轻轻地给了他一个香吻，皇帝龙心大悦，看她的目光又多了几分宠溺。

梁贵人整理好仪容进入内殿，给皇帝和德妃行了礼，满心期待皇帝能看到她的美貌。然而，皇帝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她失落地蹙了蹙眉，又看向德妃。德妃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表示，我已经给你制造了机会，是你自己无法打动皇上。

梁贵人咬了咬牙，领着十一皇子去了小书房练字，皇帝搂住抱着十二皇子的德妃去了承德宫的花房。

说是花房，其实是一处百花齐放、温暖如春的另类寝殿，欣女官抱了十二皇子出去，将芳香四溢的殿堂留给这对帝妃。

水玲月的长睫狠狠一颤，埋在宽袖下的手紧握成拳，她目光一闪，勉力语气如